

湖头条

# 父亲的一生

余敦明

父亲一生饱受坎坷。他出生在战乱频发的年代,11岁时,他的父亲饿死在逃荒的路上,他的母亲缠着小脚,连走远路都是个负担,整个家庭的重担,便落在了父亲幼小的双肩。凭着年少时饱受磨难养成的不服输的劲头,父亲盖了房,娶了妻,有了两个孩子,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。贫穷的日子虽然艰辛,但蜗居在土坯房里的一家人,却极少哀叹岁月的不公,整日里倒也充满欢乐。奈何老天不长眼,在我3岁的时候,母亲得了病,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,母亲不久便撒手人寰。就这样,父亲既当爹又当妈,好不容易把我们拉扯大,生活稍稍安定了,慢慢老去的父亲却又疾病缠身。在熬过一段病痛的折磨后,父亲最终在2016年的冬夜离我们而去,享年69岁。

父亲一生勤劳智慧。他立世较早,积极乐观,抱着“是艺好防身”的理念,寻人拜师学了两门手艺:一是白天挣够工分后,走村串户给人理发;二是夜里在织布机上给人做衣服。他一个人干着两三个人的活,从不嫌活多、活累、活苦,坚持用勤劳的双手改变生活。慢慢地,随着市场的繁荣,父亲的两门手艺都落伍了,他又见机行事,做起了经营桐油、养猪、养蚕和承

包茶山的生计。那个时候,父亲白天走村串巷,晚上织布,炒起茶来通宵达旦……

父亲一生正直善良。在我孩提时代,我和姐姐身单力薄,在外受人欺负了,父亲总是立场公正,讲理讲情,对于父亲的“懦弱”,我曾有很大的偏见。父亲急公好义,邻里之间有了纠纷,首先找到父亲调和;有了困难,父亲也是慷慨解囊、尽力相助;遇到我们家有事时,邻里、本家也过来帮忙。“善心善行,必结善果”是父亲的口头禅,也是我们一生的指路明灯,深深地影响着

我们。父亲一生与书香有缘。父亲识字不多,却酷爱学习,生活中可以无酒无菜,但绝少不了书。年少的我常感到骄傲,贫穷的家里却有好多藏书。父亲爱看历史书籍,没事的时候就给我们说古道今讲道理,小的时候,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听着父亲讲的故事进入梦乡。父亲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,姐姐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辍学了。因此父亲坚定地支持我读书,再苦再难,他每学期都提前把学杂费给我准备好。从进入学堂门开始,我就成为全家的开心果,每到考试的日子,便是我最兴奋的时候,因为我总能带着第一名的成绩单,在村子里走出六亲不

认的步伐,让父亲体会到教子成功的快乐。

父亲的离去,是我们心中难舍的痛。艰苦的日子没有打倒父亲,但却给他留下了病根,以至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。不管我和姐姐怎么劝,父亲都不愿走出自己的小山村,200元一部的老人机,成为父亲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。每每通话,父亲都快乐得像个孩子,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,父亲也不忘一遍遍地嘘寒问暖。父子情深,每当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丝不祥之音,我都能敏锐地察觉到父亲的状况。而这个时候,不管多远,我都会回到父亲身边。父亲几次生病住院,我也都抽出时间陪护,守护着孱弱的父亲,谈过去、谈人生、谈未来。很多时候,父亲一两句话,能让我茅塞顿开。治疗的日子是痛苦的,但父亲的坚毅,包括面对死亡的坦然,都对我触动很大。最后一次住院,父亲向我交代后事的时候,我瞬间泪目……对他来说,荣华富贵是过眼烟云,我们便是他的全部和希望。

近乡情怯,每当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,泪眼朦胧中,总能看到大柳树下、村中的池塘边、老屋的台阶上,站着一个慈祥的老人,我知道,那就是我记忆中的老父亲,更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思念。



诗品时空

## 郝堂·谷雨即景

(外一首)

尔文

最美时光的雨,落在最美的地方  
丝雨纷纷,卷起阵阵泥土味的风。

庄稼人

闻风而动

越下雨越得往外跑啊  
闸堰,堵缺,灌塘

头上一顶圆圆的斗笠  
他们在漫天地筛簸谷雨  
爷爷辈的那身蓑衣  
只配在老墙上披挂

村庄依旧慵懒着身子  
犹如那匹侧卧的黄犬

九龙溪兀自出神  
打量着奶头山的倒影  
一池烟水,漫不经心地释梦  
——她想置一架风车

尖尖小荷

羞涩在寒塘一隅

只柳风槐花走漏些消息

红男绿女们  
那些开屏的油纸伞  
已飘飘如云

## 晨起

春风一夜造化  
梨素樱喧梅华  
晨起伴荷芳  
夹道紫叶李花  
李花,李花  
风拂娇枝袅娜!

朝花夕拾

# 胡河人家

范广学

家乡有一条小河,名叫胡河,那是个很荒芜的地方,河湾里长着低矮的杂树和野草,不时有野兔野狗乱窜。大集体时有一户人家在胡河的河坡上搭了两间草庵,一男一女两口子两盘缝纫机给人家做衣服,他们不是居住在庄子里,户口也不在生产队里,不参加队里的劳动挣工分分口粮,他们不停地用双手剪裁各种衣服,挣点辛苦钱。

他们很少与人来往,门前种有两棵梨树,十几株向日葵,屋后栽有一小片修竹,散养十多只鸡和鸭,靠着河沿开垦出一片小菜园,种点蒜、葱和青椒,过着简单而又忙碌的日子,庄里的人谁也说不

清他们的来路。

那个男的天天早晨起来在河湾里伸手踢腿,小学的王校长说他在打着太极拳,那女人在男人附近转圈小跑,之后,他们相靠相依着坐在一块石头上,望着滚滚南流的河水,眼神专注入神,喃喃低语,他们充满着神秘和传奇色彩。

他们用现钱去农户人家里买粮食、买青菜,价格随你说,从不讨价还价。他们尽量说着很蹩脚的当地口音,好像很害怕人们把他们当着外地人看待。

一条城乡公路从胡河穿过,乡下人赶集都要从胡河桥上走过,夫妻两人的房子就在桥的南边。那时赶集的人骑自行车的就已很少见,大多数是肩挑手提步行的,拉着架子车的也很少有,只有庄里人赶集卖西瓜或去镇上交公粮,路上才会看到几辆架子车。偶尔也能看到冒着黑烟突突叫着的手扶拖拉机路

过,车厢里码着砖块,搭便车的人坐在砖上面,手扶拖拉机一摆三晃地在砂土路上行驶。那座桥也不知是哪个年代建造的,窄窄的,桥面破损严重,有几处大裂缝,随时都有倒塌

的可能,每天桥上依然人来人往,有人走累了渴了,就下到河湾去他们屋里坐下歇会儿,讨口水喝,夫妻两人都是热情招呼着。

夜晚,河湾里荒凉,夜猫子的尖叫,流水的呜咽,河风的怪吼,阴森吓人,行路的人往往头皮发麻,两腿发软,这时,那两间小屋窗台上就会在天黑时亮起马灯,一直亮到天麻麻亮,给行人送去温暖和力量。

他们的活儿做得好,收费也便宜,活儿总是做不完,那男的还隔三岔五地蹬着加重自行车往集镇上去,驮着大概是制作好的衣服。

庄子里新郎新娘的新衣服都去找他们两人订制的,就连相亲也找他们去借服装、借自行车,胡河人家渐渐地融入了人们的心里,不再被看作是另类了。

联产责任制后,农村市场活跃了,人们手头也有了余钱,集镇上的服装店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了,找他们两人做衣服的也渐渐地少了。公路也加宽硬化了,两边也安装了太阳能路灯,拆了旧桥建了新桥,不知何时,夫妻两人离开了生活了十多年的胡河湾,悄无声息地走了,留下的那两间破草房,终于在一场暴风雨中倒下了。

胡河人家,留下了我永远的记忆。

